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欽定書經傳說彙纂

禹貢指南

禹貢山川地理圖

禹貢說斷

吉林出版集團有限責任公司
海 天 出 版 社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書類

吉林出版集團有限責任公司
海天出版社

目次

書名	卷次	頁次	作者
欽定書經傳說彙纂	卷一—卷二		清·聖祖仁皇帝欽定
卷首		二二—一	
卷一		二二—七八	
虞書 堯典		二二—一〇〇	
卷二		二二—一三三	
虞書 舜典		二二—一七三	
卷三		二二—二一八	
虞書 大禹謨 皋陶謨 益稷		二二—二四四	
卷四		二二—二六一	
虞書 禹貢上			
卷五			
虞書 禹貢下			
卷六			
夏書 甘誓 五子之歌 胤征			
卷七			

書	名	卷	次	頁	次	作	者
商書	湯誓 仲虺之誥 湯誥 伊訓 太甲上 太甲中 太甲下	卷八		二二—二九四			
商書	咸有一德 盤庚上 盤庚中 盤庚下	卷九		二二—三二七			
商書	說命上 說命中 說命下 高宗彤日 西伯戡黎 微子	卷一〇		二二—三四一			
周書	泰誓上 泰誓中 泰誓下 牧誓 武成	卷一一		二二—三七一			
周書	洪範	卷一二		二二—四〇二			
周書	旅獒 金縢 大誥	卷一三		二二—四二六			
周書	微子之命 康誥 酒誥	卷一四		二二—四五五			
周書	梓材 召誥						

書	名	卷	次	頁	次	作	者
卷一五	周書 洛誥 多士	卷一—卷四		二二—四七三			宋·毛晃撰
卷一六	周書 無逸 君奭			二二—四九八			
卷一七	周書 蔡仲之命 多方			二二—五二三			
卷一八	周書 立政 周官			二二—五四二			
卷一九	周書 君陳 顧命			二二—五六九			
卷二〇	周書 康王之誥 畢命 君牙 顓命			二二—五九〇			
卷二一	周書 呂刑 文侯之命 費誓 秦誓			二二—六一三			
禹貢指南				二二—六四一			
卷首				二二—六四五			
卷一				二二—六四七			
卷二				二二—六六一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欽定書經傳說彙纂書序

詳校官祭酒臣韋謙恒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七百九十七
經部
欽定書經傳說彙纂書序

書序



集傳漢劉歆曰孔子修易序書班固曰孔子纂書凡百篇而爲之序言其作意今考序文於見存之篇雖頗依文立義而識見淺陋無所發明其間至有與經相戾者於已亡之篇則依阿簡略尤無所補其非孔子所作明甚顧世代久遠不可復知然孔安國雖云得之壁中而亦未嘗以爲孔子所作但謂書序序所以爲作者之意與討論墳典等語隔越不屬意亦可見今姑依安國壁中之舊復合序爲一篇以附卷末而疏其可疑者於下云

集說

孔氏穎達曰安國旣以同序爲卷檢此百篇凡有六十三序序其九十六篇明居咸有一德立政無逸不序所由直云咎單作明居伊尹作咸有一德周公作立政周公作無逸六十三序者若汨作九共九篇彙飲十一篇共序其咸又四篇同序其大禹謨皋陶謨益稷夏社疑至臣扈伊訓肆命祖后太甲三篇盤庚三篇說命三篇泰誓三篇康誥酒誥梓材二十四篇皆三篇同序其帝告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書經傳說彙纂

書序

釐江汝鵬汝方伊陟原命高宗彤日高宗之訓八篇皆共卷類同故同序同序而別篇者三十三篇通明居無逸等四篇為三十七篇加六十三即百篇也○馬氏廷鸞曰書序自為一篇堯典之後皆相續之辭

昔在帝堯聰明文思光宅天下將遜于位讓于虞舜作

堯典

集傳聰明文思欽明文思也光宅天下光被四表也

將遜于位讓于虞舜以虞書也作者追言作書之意

如此也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書經傳說彙纂

二

集說孔氏安國曰言聖德之遠著遜遁也老使攝遜

謂文理明順成文也思謀慮意思也謂其含蓄堯以

此聰明文思臨治天下其道光顯故云光宅言光顯

而居天下也○蘇氏軾曰聖人之德如日月之光貞

一而無所不及也○林氏之奇曰昔在者篇首起語

之辭書序自為一篇故以昔在帝堯起於篇首遜遁

也春秋夫人姜氏遜于齊公遜于邾其義蓋出於此

遜于位非謂遜遁而去也蓋厭倦萬幾之務將使舜

攝行天子之事而壇焉孟子所謂堯老而舜攝也○朱子曰小序多可疑堯典一篇自是說堯一代為治之次第至讓于舜方止今却說是讓于舜後方作舜典亦是說一代政事之始終却說歷試諸難是為要受讓而作也○馬氏廷鸞曰案維昔黃帝法天則地四聖遵序各成法度唐堯遜位虞舜不台厥美帝功萬世載之作五帝本紀第一此太史公序傳之大與

書序堯典之說一也是皆古策書史官之序語如此今史記序傳亦自為一篇

虞舜側微堯聞之聰明將使嗣位歷試諸難作舜典

集傳側微微賤也歷試徧試之也諸難五典百揆四

門大麓之事也今案舜典一篇備載一代政治之終

始而序止謂歷試諸難作舜典豈足以盡一篇之義

集說孔氏安國曰為庶人故微賤嗣繼也試以治民

之難事○孔氏穎達曰此云側微即堯典側陋

也不在朝廷謂之側其人貧賤謂之微居處偏隘故

言陋昭八年左傳云自幕至于瞽瞍無違命似其繼

世相傳常有國土孔言為庶人者堯典云有齔在下

此云虞舜側微必是為庶人矣蓋至瞽瞍始失國也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書經傳說彙纂

三

帝釐下土方設居方別生分類作汨作九共九篇彙飫

集傳漢孔氏曰言舜理四方諸侯各設其官居其方

生姓也別其姓族分其類使相從也汨治作興也言

治民之功興也彙勞飫賜也凡十一篇亡今案十一

篇共只一序如此亦不可曉

集說孔氏穎達曰凡此不見其經暗射無以考中孔氏順其文為傳耳是非不可知也他皆倣此○

左傳言犒師者以師枯槁用酒食勞之是豪得為勞也襄二十六年左傳云將賞為之加膳加膳則飫是飫得為賜也○葉氏夢得曰別生因生以賜姓也分類昨土以命氏也故禹平水土後亦曰錫土姓○朱子曰方設居方逐方各設其居之道九共九篇劉侍讀以共為邱言九邱也劉原文云古文邱共相近誤為共○問張子以別生分類為明庶物察人倫恐未安曰書序本無證據今引來解說更無理會了○陳氏經曰隨方別居方之法如所謂量地制邑度地居民

臯陶矢厥謨禹成厥功帝舜申之作大禹臯陶謨益稷

集傳矢陳申重也序書者徒知臯陶以謨名禹以功

稱而篇中有來禹汝亦昌言與時乃功懋哉之語遂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書經傳說彙纂

四

以為舜申禹使有言申臯陶使有功其淺近如此而

不知禹曷嘗無言臯陶曷嘗無功是豈足以知禹臯

陶之精微者哉

集說孔氏穎達曰臯陶為帝舜陳其謨禹為帝舜陳

錄其辭作大禹臯陶二謨又作益稷凡三篇也篇先

大禹序先言臯陶者臯陶之篇臯陶自先發端禹乃

然而問之臯陶言在禹先故序先言臯陶益稷之篇

亦是禹之所陳因臯陶之言而禹論益稷在臯陶謨

後故後其篇○林氏之奇曰虞史既述二典又序其君臣之間嘉言善政以為三篇備二典之所未備○一序分三篇者竹簡所載不能多分為三篇便簡冊而已非謂大禹謨盡在第一篇臯陶謨盡在第二篇

也三篇中凡禹所言皆大禹謨凡臯陶所言皆臯陶謨○朱子曰帝舜申之序者之意見書中臯陶陳謨了帝曰來禹汝亦昌言故先說臯陶矢厥謨禹成厥功帝又使禹亦陳昌言耳今書序固不能得書意後來說書者又不曉序者之意只管穿鑿求巧妙耳○帝舜申之之說亦書疑之既而考其文則此序乃三篇之序也臯陶矢厥謨即謂臯陶謨篇也禹成厥功即謂大禹謨篇也陳九功之事故曰成厥功也申重也帝舜因臯陶陳九德而禹俞之因復申命禹曰來禹汝亦昌言而禹遂陳益稷篇中之語此一句序益稷篇也以此讀之文意甚明不煩生意○小序只是周秦間低手人作然後人亦自理會他本義未得且如禹謨序申重也序者本意先說臯陶後說禹謂舜欲令禹重說故將申字繫禹字蓋伏生書以益稷合於臯陶謨而思日贊贊襄哉與帝曰來禹汝亦昌言相連申之二字便見舜令禹重言之意此是序者本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書經傳說彙纂

五

意今人都不如此說說得雖多皆非其本意也○陳氏櫟曰案朱子語錄甚明蔡氏不純祖述仍用交互

申禹使有言申臯陶使有功之說

禹別九州隨山濬川任土作貢

集傳別分也分九州疆界是也隨山者隨山之勢濬

川者濬川之流任土者任土地所宜而制貢也

集說陸氏德明曰九州周公職錄云黃帝受命風后

受圖割地布九州春秋說題辭云州之言殊也○孔氏穎達曰計九州之境當應舊定而云禹別者

以堯遭洪水萬事改新此為作貢生文故言禹別耳○黃氏度曰肇十二州禹并為九州商周因之疆域

進退微有不同因時之宜也以職方界域與禹貢合

觀爲可見○林氏之奇曰禹之取民既有田賦又有貢篚者鄭氏謂以所出之穀市其土地所生異物各獻其所有蓋九州之內土地所生之物有可以供天子服食器用必使之得以辨其多寡以充每歲之常賦以是知所謂貢者其實乃在于九等田賦之內非于田賦之外別有貢也夫九州之貢雖有上下輕重之不同皆不過乎什一此所以爲任土作貢也貢乃賦稅之總稱不必漆絲鹽絺之類然後謂之貢蓋併與田賦之所出包篚之所入皆在其中矣○呂氏祖謙曰先別九州使疆界既定水乃可治隨山有兩說一謂水源皆出於山山脈與水脈通隨山即所以導水一謂隨山開道以觀水勢而治之隨山濬川見禹之智任土作貢見禹之仁○陳氏大猷曰隨與任行其所無事也隨其土之所有而不責其所無是謂任土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書經傳說彙纂

六

啓與有扈戰于甘之野作甘誓

集傳經曰大戰于甘者甚有扈之辭也序書者宜若春秋筆然春秋桓王失政與鄭戰于繻葛夫子猶書王伐鄭不曰與不曰戰者以存天下之防也以啓之賢征有扈之無道正禮樂征伐自天子出也序書者曰與曰戰若敵國者何哉孰謂書序爲夫子作乎

集說孔氏安國曰夏啓嗣禹立伐有扈之罪○黃氏度曰與賢與子孟子論之盡矣謳歌訟獄朝覲皆歸啓啓是以嗣禹而立不知扈何以不服至於天子親征而猶大戰于其國野哉禹禪征苗啓繼征扈

人心不同故事變多端也○朱子曰交兵曰戰○呂氏祖謙曰讀書者必觀其時識其變堯舜禹三聖相承渾然無間至啓而有跋扈之臣臣與君抗其勢若均其體若敵遂至於戰視有苗弗率汝徂征之氣象有間矣

太康失邦昆弟五人須于洛汭作五子之歌

集傳經文已明此但疣贅耳下文不注者放此

集說陸氏德明曰五子名字書傳無聞仲康蓋其一弟○孔氏穎達曰昆弟五人自有長幼故稱昆弟○馬氏廷鸞曰如湯誓大誥等初未嘗言所作之意而引序以冠之此爲得體否則安知是篇何自而作乎至五子歌旅焚之類復加以序則爲贅矣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書經傳說彙纂

七

義和漚淫廢時亂日脍往征之作脍征

集傳以經攷之義和蓋黨羿惡仲康畏羿之強不敢正其罪而誅之止責其廢厥職荒厥邑爾序書者不明此意亦曰漚淫廢時亂日亦有所畏而不敢正其罪邪

集說孔氏安國曰義氏和氏世掌天地四時之官自唐虞至三代世職不絕承太康之後沈湎於酒

過差非度廢天時亂甲乙脍國之君受王命往征之○孔氏穎達曰經云酒荒于厥邑惟言荒酒不言好色故訓淫爲過言耽酒爲過差也聖人作曆數以紀天時不存曆數是廢天時也日以甲乙爲紀不知日

食是亂甲乙也○蘇氏軾曰義和掌天地四時之官
竟時爲四人今此有國邑而以沈酒得罪則一人而
已不知其何自爲一也○陳氏櫟曰廢時失分至之
節亂日祭甲乙之序○陳氏大猷曰帝王之道莫大
於奉天堯作曆象舜作璣衡蓋時以作事以厚生
生民之道於是乎在義和之征仲康可謂知帝王之
家法矣先儒於此書疑焉者蓋以時日爲輕也夫葛
伯不祀不過其身自得罪於祖宗而湯以爲始征義
和廢時亂日使人君上失奉天之道下失生民之務
其罪過於不祀遠矣又況有脅從渠魁之事乎學者
不疑湯之征葛而疑盾
侯之征義和者過矣

自契至于成湯八遷湯始居亳從先王居作帝告釐沃

集說

孔氏安國曰契父帝嚳都亳湯自商邱遷焉故
曰從先王居○陸氏德明曰此五亡篇舊解是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書經傳說彙纂

八

夏書馬鄭之徒以爲商書兩義並通○孔氏穎達曰
契至成湯十四世凡八遷國都者商頌云帝立子生
商是契居商也世本云昭明居砥石左傳稱相土居
商邱及今湯居亳事見經傳者有此四遷其餘四遷
未詳聞也○孔言湯自商邱遷焉以相土之遷商邱
其文見於左傳耳此言不必然也何則相土契之孫
也自契至湯凡八遷若相土至湯都遂不改豈契至
相土三世而七遷也相土至湯必更遷都但不知湯
從何地而遷亳耳必不從商邱遷也○經文既亡其
義難明孔以意言耳所言帝嚳不知告誰序言從先
王居或當告帝嚳也○陳氏櫟曰契帝嚳子舜封之
商賜姓子嚳元都亳帝嚳疑即帝嚳釐理治沃沃饒
土之

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始征之作湯征

集說

孔氏安國曰爲夏方伯得專征伐葛國伯爵也
廢其土地山川及宗廟神祇皆不祀湯始伐之
伐始於葛○孔氏穎達曰王制云山川神祇有不舉
者爲不敬不敬者君削以地宗廟有不順者爲不孝
不孝者君黜以爵是言不祀必廢其土地山川之神
祇及宗廟皆不祀故湯始征之湯伐諸侯始於葛仲
虺之語云初征自葛是也孟子湯居亳
與葛爲鄰云云是說伐始於葛之事也

伊尹去亳適夏既醜有夏復歸于亳入自北門乃遇汝

鳩汝方作汝鳩汝方

集傳漢孔氏曰先王帝嚳也醜惡也不期而會曰遇

鳩方二臣名五篇亡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書經傳說彙纂

九

集說

孔氏穎達曰湯欲以誡輔桀冀其用賢以治不
可匡輔乃始伐之此時未有伐桀之意故貢伊
尹使輔之○黃氏度曰伊尹耕於有莘之野湯進之
於桀古者貢士壹適謂之好德再適謂之賢賢三適
謂之有功伊尹五就桀幸桀之改德也醜言其德垢
穢爲可醜也於是爲不足事伐桀定於伊尹醜夏歸
亳之日始入國門而遇汝鳩汝方與論夏事二臣商
賢人二書必有異同之論惜乎其亡也○張氏九成
曰惜二篇之亡不得見湯尹之心而孫武乃曰
商之興也伊摯在夏以伊尹爲反間甚可怪也

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陟遂與桀戰于鳴條之野作湯誓

集傳以伊尹爲首稱者得之咸有一德亦曰惟尹躬

暨湯咸有一德陟在河曲之陽鳴條在安邑之西升

自陋義未詳漢孔氏遂以爲出其不意亦序意有以啓其陋歟

集說孔氏穎達曰桀都在亳西當從東而往今乃升

地歷險迂路爲出不意故也鳴條在安邑之西桀西

出拒湯故戰于鳴條之野伊訓曰造攻自鳴條朕哉

自亳今安邑見有鳴條陌○林氏之奇曰伊尹既醜

有夏以歸而桀之作惡不悛終無改過之意於是相

湯伐夏救民也湯得伊尹必使之就桀而輔以正之

至於五反而桀終不改然後伐之天下後世知湯之

伐桀非其本心也彼以伊尹爲湯作間於夏者此乃

戰國之士以己之私意臆度伊尹者也升自陋者所

從伐夏之道也漢孔氏意謂桀都安邑在亳之西從

東而往湯不由安邑之東而由其西兵法所謂出其

不意者也蘇氏曰古今地名道路有易改不可知者

安知陋鳴條之必在安邑西邪升陋以戰記事之實

猶泰誓言師渡孟津而已此說甚善夫威文節制之

師已無事於詐謀而況湯武之仁義乎謂出其不意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書經傳說彙纂

十

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疑至臣扈

集傳程子曰聖人不容有妄舉湯始欲遷社衆議以

爲不可而不遷是湯有妄舉也蓋不可者湯不可之

也唐孔氏以於時有議論其事者詳序文以爲欲遷

者湯欲之也恐未必如程子所言要之序非聖人之

徒自不足以知聖人也三篇亡

集說孔氏安國曰湯承堯舜禪代之後順天應人故

龍者故不可而止言夏社不可遷之義○孔氏穎達

曰湯既勝夏欲遷其社無人可代句龍故不可而止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書經傳說彙纂

十

於時有議論其事故史叙之爲篇○易革卦彖曰湯

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大傳云改正朔易服色此

其所得與民變革者也故於是之時變置社稷昭二

十九年左傳云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爲后土后土爲

社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爲稷自夏已上祀之周棄亦

爲稷自商已來祀之祭法云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其

子曰農能殖百穀夏之哀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爲稷

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

爲社是言變置之事也湯於初時社稷俱欲改之周

棄功多於柱即令廢柱立棄而上世治水土之臣其

○程子曰湯以爲國既亡則社自當遷然遷之不若
不遷之愈故但屋之春秋書亳社災是魯有亳社屋
之故有火災也記喪國之社屋之○陳氏櫟曰孔注
謂後世無及句龍者故不可而止此易社神非遷社
也書亡本無所考據以序意詳之初欲遷夏社作夏
社篇繼以二臣之議而止故又作疑至臣扈篇自商
初不遷夏社垂爲後法周遂亦不遷商社所以亳社
春秋猶存焉忠厚之仁監戒之義蓋兩得之始以爲
可卒也不可縱以人言而不可主
之者亦湯也伊川之說正不必辨

夏師敗績湯遂從之遂伐三朥俘厥寶玉誼伯仲伯作
典寶

集傳三朥國名今定陶也俘取也俘厥寶玉恐亦非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書經傳說彙纂

十三

聖人所急篇亡

集說

孔氏安國曰三朥國名桀走保之今定陶也桀
自安邑東入山出太行東南涉河湯緩追之不

迫遂奔南巢俘取也玉以禮神使無水旱之災故取
而寶之二臣作典寶一篇言國之常寶也○孔氏穎
達曰楚語云玉足以庇嘉穀穀使無水旱之災則寶
之韋昭云玉禮神之玉也言用玉禮神享其德使
風雨調和可以庇嘉穀穀故取而寶之○葉氏夢得
曰非貪其寶也國之庸器也則非以珍異爲寶可知
矣

附錄

鄭氏伯熊白胡氏春秋傳曰古者寶玉世守罔
敢失墜以昭先祖之德存肅敬之心告終易代
弘璧琬琰天球夷玉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矢莫不陳
列非直爲觀美也先王所寶傳及其身全而歸之則

可以免矣況神器之大者乎典寶之作其以祖宗之
物所當常寶若無德則天亦不可常可不儆戒乎
湯歸自夏至于大垆仲虺作誥

集傳大垆地名

集說

孔氏安國曰自三朥而還○孔氏穎達曰上言
遂伐三朥故傳言自三朥而還不言歸自三朥
而言歸自夏者伐夏而遂逐桀於今方始旋歸以自
夏告廟故序言自夏傳本其來處故云自三朥耳大
垆當是定陶向亳之路所經湯在道而言予恐來世
以台爲口實故仲虺至此地而作誥也○林氏之奇
曰此篇序上一句言其作誥之時下一句言其所誥
之地而湯之慙德與夫仲虺之所以廣湯之意者初
無一言及之若此之類其
爲史官記載之辭也審矣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書經傳說彙纂

十三

湯既黜夏命復歸于亳作湯誥

集說

孔氏安國曰黜退也退其王命以伐桀大義告
天下○孔氏穎達曰史錄其事作湯誥仲虺在

咎單作明居

集傳一篇亡

集說

孔氏安國曰咎單臣名主土地之官作明居民
法一篇○孔氏穎達曰百篇之序此類有四伊
尹作咸有一德周公作無逸作立政與此篇直言所
作之人不言作者之意蓋以經文分明故略之馬融
云咎單爲湯司空傳言主
土地之官蓋亦爲司空也

成湯既沒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肆命祖后

集傳孟子曰湯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太甲顛覆湯之典刑史記太子太丁未立而死立太丁之弟外丙二年崩又立外丙之弟仲壬四年崩伊尹乃立太丁之子太甲序書者以經文首言奉嗣王祇見厥祖遂云成湯既沒太甲元年後世儒者以序爲孔子所作不敢非之反疑孟子所言與本紀所載是可歎也肆命祖后二篇亡○吳氏曰太甲諒陰爲服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書經傳說彙纂

古

集說

孔氏安國曰肆命陳天命以戒太甲祖后陳往古明君以戒○蘇氏軾曰太史公案世本湯之後二帝七年而後至太甲其迹明甚不可不信而孔安國獨據經臆度以爲成湯沒而太甲立且以是歲改元學者因謂太史公爲妄初無二帝而太史公妄增之豈有此理哉殷道親親兄弟及若湯崩舍外丙而立太丁之子則殷道非親親矣安國謂湯崩之歲而太甲改元不待明年者亦因經文以臆也

祖若止是殯前既不當稱奉亦不當稱祇見也

至湯之廟蓋太甲既立伊尹訓于湯廟故稱祇見厥

子視仲士爲叔父爲之後者爲之子也祇見厥祖謂

仲壬之喪以是時湯葬已久仲士在殯太甲太丁之

仲士之喪以是時湯葬已久仲士在殯太甲太丁之子視仲士爲叔父爲之後者爲之子也祇見厥祖謂至湯之廟蓋太甲既立伊尹訓于湯廟故稱祇見厥

附錄

孔氏安國曰太甲太丁子湯孫也太丁未立而卒及湯沒而太甲立稱元年○孔氏穎達曰周法以踰年卽位知此卽以其年稱元年者此經云元祀十有二月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祇見厥祖太甲中篇云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寬服奉嗣王歸于亳若是踰年卽位二者皆當以正月行事何以用

十二月也明此經十二月是湯崩之踰月太甲中篇三祀十二月是服闋之踰月以此知湯崩之年太甲卽稱元年也顧氏云殷家猶賢踰月卽改元年以明世異不待正月以爲首也尚謂年爲祀序稱年者序以周世言之故也據此經序及太甲之篇太甲必繼湯後而殷本紀與經不同彼必妄也○陳氏大猷曰孔氏謂太丁未立而卒程子謂年齒也外丙方二歲仲士方四歲故立太甲此說是也卽康節皇極經世書起於堯卽位之甲辰歷譜帝王世次湯起乙未太甲起戊申無外丙仲士也謂湯崩甲立非同一年則可謂中間猶隔七年則非成湯既沒而以太甲元年繼之則太甲繼湯明矣況康節歷數所譜悉與經合又何疑乎○胡氏一桂曰案湯後有外丙仲士二王蔡氏力主之卽子經世書又合孔注朱子孟子集注亦云二說未知孰是闕之可也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書經傳說彙纂

古

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諸桐三年復歸于亳思庸伊尹作太甲三篇

集傳案孔氏云桐湯葬地也若未葬之辭蓋上文祇見厥祖言湯在殯故此不敢爲已葬使湯果在殯則太甲固已密邇其殯側矣捨殯而欲密邇湯於將葬

之地固無是理也孔氏之失起於伊訓序文之繆遺
外丙仲壬二帝故書旨不通

集說

孔氏安國曰不用伊尹之訓不明居喪之禮不
知朝政故曰放○孔氏穎達曰經稱營于桐宮
密邇先王知桐是湯葬地也舜放四凶徙之遠裔春
秋放其大夫流之他境嫌此亦然故辨之云不知朝
政故曰放與彼放逐事同故亦稱放也○王氏天與
曰思庸漢孔氏曰念常道蘇氏曰思用伊尹之言也
陳氏曰孟子所謂自怨自艾於桐處
仁遷義三年以聽伊尹之訓已者也

伊尹作咸有一德

集說

孔氏安國曰言君臣皆有純一之德以戒太甲
○孔氏穎達曰太甲既歸於亳伊尹致仕而退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書經傳說彙纂

卷六

恐太甲德不純一故作此篇以戒之此主戒太甲而
言臣有一德者欲令太甲亦任一德之臣經云任官
惟賢材左右惟其人是戒太甲使善用臣也○朱氏
祖義曰伊尹示太甲以傳心之要故咸有一德之書
作焉太甲克終允德德固一矣然人心無常一念苟
差則前日之允德安保其不變哉伊尹告歸之際猶
以爲慮一德其大矣乎明乎一德之理推而爲用人
已一也君民一也幽明古今終始無適非一伊尹心
欲太甲君臣咸有純
一之德故以名篇

沃丁既葬伊尹于亳咎單遂訓伊尹事作沃丁

集說

孔氏安國曰沃丁太甲子伊尹既致仕老終以
三公禮葬訓暢其所行功德之事咎單忠臣名
作此篇以戒也○孔氏穎達曰皇甫謐云沃丁八年
伊尹卒年百有餘歲○蘇氏既曰咎單訓伊尹事猶

曹參迷行蕭何之政也咎單作明居司空之職也舜
宅百揆亦司空之事也禹作司空以此考之自堯舜
至商蓋嘗以司
空爲政也歟

伊陟相太戊亳有祥桑穀共生于朝伊陟贊于巫咸作

咸乂四篇

集說

孔氏安國曰祥妖怪二木合生七日大拱不恭
之罰○孔氏穎達曰二木合生謂共處生也七
日大拱伏生書傳有其文鄭云兩手搯之曰拱生也
日而見其大滿兩手也殷本紀云一暮大拱所聞不
同故說異也五行傳曰貌之不恭是謂不肅時則有
青青之祥漢書五行志云肅敬也內曰恭外曰敬人
君行已體貌不恭則不能敬木色青故有青青之祥
是言木之變怪是貌不恭之罰也○禮有贊者皆以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書經傳說彙纂

卷七

言告人故贊爲告也君爽傳曰巫氏也名咸鄭云巫
咸謂之巫官者案君爽咸子又稱賢父子班爲大臣
必不世作巫官故孔言巫氏是也○王氏安石曰北
乎物者禍福特未定皆謂之祥應以德則爲福應以
不德則爲禍○真氏德秀曰史記云太戊立伊陟爲
相桑穀生于朝一暮大拱太戊懼問伊陟伊陟曰臣
聞妖不勝德帝之政其有闕歟帝其修德太戊從之
祥桑枯死太戊遇災而懼如此故周公稱之曰昔在
殷王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
度是可謂知中宗之心矣

太戊贊于伊陟作伊陟原命

集說

孔氏安國曰告以改過自新原臣名○孔氏穎
達曰言太戊贊于伊陟惟告伊陟不告原也史
錄其事而作伊陟原命二篇則太戊告伊陟亦告原
俱以桑穀事告故序總以爲文也原是臣名而云原

命猶如間命畢命也○陳氏櫟曰咸又以巫咸能又王家也意此臣下自相警戒之書大戊又告命二臣意此君臣交相警戒之書

仲丁遷于囂作仲丁

集說孔氏安國曰大戊子去毫囂地名陳遷都之義

河亶甲居相作河亶甲

集說孔氏安國曰仲丁弟相地名在河北

祖乙圮于耿作祖乙

集傳沃丁太甲之子咎單臣名伊陟伊尹之子太戊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書經傳說彙纂

九

沃丁弟之子桑穀二木合生于朝七日而拱妖也巫

咸臣名囂相耿皆地名囂相在河北耿在河東耿鄉

河水所毀曰圮凡十篇亡

集說孔氏安國曰亶甲子圮于相遷于耿河水所毀

陳遷都之義如盤庚之詰民也發其舊都謂之遷到

彼新邑謂之居遷于囂與居相亦事同也李願云囂

在陳留浚儀縣皇甫謐云在河北或曰今河南教倉

未知孰是○孔以河亶甲居相祖乙即亶甲子故以

盤庚五遷將治亳殷民咨胥怨作盤庚三篇

自彼處而遷於殷耳殷本紀云祖乙遷于刑馬遷所為說耳鄭云祖乙去相居耿而國為水所毀於是修德以禦之不復徙也錄此篇者善其改政而不徙如鄭所言稍為文便但未可依信也

集傳以篇中有不常厥邑于今五邦序遂曰盤庚五

遷然今詳于今五邦之下繼以今不承于古罔知天

之斷命則是盤庚之前已自有五遷而作序者考之

不詳繆云爾也又五邦云者五國都也經言亳囂相

耿惟四邦耳盤庚從湯居亳不可又謂之一邦也序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書經傳說彙纂

十九

與經文既已差繆史記遂謂盤庚自有五遷誤人甚

矣

集說孔氏穎達曰商自成湯以來屢遷都邑盤庚最

序言盤庚五遷傳嫌一身五遷故辨之云自湯至盤

庚凡五遷都也上文言自契至于成湯八遷并數湯

為八此言盤庚五遷又并數湯為五湯一人再數故

班固云殷人屢遷前八後五其實止十二也此序云

即是一都湯遷還從先王居也

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傅巖作說命三篇

集傳案經文乃審厥象俾以形旁求于天下是高宗

夢得良弼形象乃審其狀貌而廣求于四方說築傳
巖之野與形象肖似如序所云似若高宗夢得傳說
姓氏又因經文有羣臣百官等語遂謂使百官營求
諸野得諸傳巖非惟無補經文而反支離晦昧豈聖
人之筆哉

集說

孔氏安國曰盤庚弟小乙子名武丁德高可尊
故號高宗夢得賢相其名曰說使百官以所夢
之形象經求之於野得之於傳巖之谿命說為相使
攝政○孔氏穎達曰以工為官見其求者衆多故舉
百官言之皇甫謐云使百工寫其形象則謂工為工
巧之人與孔異也谿是水流之處巖是山崖之名序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書經傳說彙纂

序

稱傳巖傳云傳巖之谿以巖是總名故序言之耳○
林氏之奇曰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創業垂統有功
者祀以為祖守文之主有德者祀以為宗其廟皆百
世而不毀商人立廟之制其所祖而祀之者成湯是
也所宗而祀之者太甲太戊高宗是也宗之者既不
止於一人則人不可以無別故以太甲為太宗太戊
為中宗武丁為高宗曰太甲中曰高者所以為廟之
制也唐室以宗為廟號之常稱不復論德而先王建
廟立宗之制至是紊矣○呂氏祖謙曰清明在躬志
氣如神嗜慾將至有閑必先高宗舊學于甘盤恭默
思道至誠所召必有以聞其先矣故形於夢大抵誠
則一一則通至誠者志為氣之帥見之於夢無非兆
朕之先故夢得說遂信之而不疑而果得之其後
如武王言朕夢協朕卜皆周禮之所謂正夢也

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雉祖已訓諸王作高宗

彤日高宗之訓

集傳經言彤日而序以為祭成湯經言有雉雉而序
以為飛雉升鼎耳而雉載籍有所傳歟然經言典祀
無豐于昵則為近廟未必成湯也宗廟都宮堂室深
遠幽邃而飛雉升立鼎耳而鳴亦已異矣高宗之訓

篇七

集說

孔氏安國曰耳不聰之異○孔氏穎達曰經言
彤日有雉雉不知祭何廟鳴何處故序言祭成
湯升鼎耳以足之禘祫與四時之祭祭之明日皆為
彤祭不知此彤是何祭之彤也洪範五行傳云視之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書經傳說彙纂

序

不明時則有羽蟲之孽先儒多以此為羽蟲之孽非
為耳不聰也漢書五行志劉歆以為鼎三足三公象
也而以耳行野鳥居鼎耳是小人將居公位敗宗廟
之祀也鄭云雉升鼎耳而鳴象視不明天意若云當
任三公之謀以為政劉鄭雖小異其為羽蟲之孽則
同與孔意異詩云雉之朝雉尚求其雌說文云雉雄
雉鳴也雷始動雉乃鳴而雉其頸○名高宗之訓所
以訓高宗也此二篇俱是祖已之言竝是訓王之事
但所訓事異
分為二篇

附錄

金氏履祥曰此篇首稱高宗彤日終言無豐于
祖庚釋于高宗之廟惟史記謂此書
作于祖庚之時而其說又不分明

殷始咎周周人乘黎祖伊恐奔告于受作西伯戡黎